

責任編輯：張旭婕

壺口瀑布

黃仲鳴

一條三百餘米寬的黃色巨龍在峽谷中蜿蜒向東走，既平靜而又安詳。這條黃龍，看不到龍頭，更看不到龍尾。當途經一道窄口時，黃龍由三百米寬驟收縮為五十餘米，由高處直滾下去。龍首乍現，翻騰傾瀉，轟隆隆，激起一條條的龍鬚，刺向夏日的晴空，更激起一團團的迷霧，直奔河溝。這條黃龍也不知有多少個龍首，就在這如壺口地方，不斷的昂頭、奔去、吼叫。

這就是黃河中游的壺口瀑布。

當初，我們這「山西人文社會科學者交流團」還沒決定是否去看黃河時，我著實感到失望；最後終於成行，終於在旅遊車上看到那平靜洶洶的濁流，再而看到在腦海中湧現。於是，我們就在旅遊車上放歌噴唱而出。

走在河灘上，走近龍首，水氣濺向我們的頭臉，乘着風勢，將我們的頭髮吹得如龍鬚，根根亂起。對岸，一團團的遊客在平視，俯視，對！不是仰視，是平視，俯視，瀑布就在我們的眼下，由二十餘米的斷崖石崖飛瀉而下，跌下三十餘米寬的石槽之中。這條石槽，就是龍槽，不是牠的棲息之地，而是奔騰之地，向東矯若游龍。

一河之隔，我們站在山西；對岸的遊人，站在陝西；你看我我看你。這秦晉之地，向來是兵家所爭之地；在太平盛世，卻成了冒險家的樂園。當年，聽說柯受良駕車飛越了黃河，那險境，今日才目睹。不錯，柯受良就在這壺口上空飛越，成了「世界第一飛」。後來，山西省有個青年農民朱朝輝，駕的不是飛車，而是電單車，恍如飛馬般跨越壺口。當導遊向我們講述這些壺口壯士的事蹟時，看着那滾騰的浪潮，



遊人在平視、俯視黃龍的奔瀉而下。

禁不住悠悠神往。再往古追思，原來這裡還留下了黃帝的足跡；大禹治水，也是從這裡開始。當年壺口的水勢，一定比現時更兇猛，如果沒有了大禹的三過家門而不入，焉得我們這近距離欣賞黃龍的翻身，黃龍的挺首揚鬚？我們身處的是秦晉峽谷，當一眾目光全傾注在黃龍身上時，我仰頭四觀，但見兩側山崖陡峭，層巒疊嶂。是日也，無雨，陽光不猛，有風，吹過兩岸山崖上，看着那些大小參差的懸石，禁不住想起明、薛瑄所云：「若人形，若鳥翼，若獸吻，若肝肺，若疣贅，若懸鼎，若編磬，若璞未擊，若礦未爐，其狀莫窮。」

由山西回到香港，得知黃河上游地區降水和萬家寨水庫調節放水的影響，壺口瀑布迎來入汛第一次漲水，水量大增，主副瀑布連成一片，形成一個特大的瀑布群，濁流滾滾洶湧瀉下。我便禁不住嘆息：這壯景怎不早些來！

其實，我們在壺口只停留了兩個小時，很多景象只是匆匆一瞥，所謂壺口八景，我們看了哪一景？然而，就只看了那滾滾而下的一道瀑布，我亦心滿意足了。要深入認識這條巨龍，留待他日重臨吧。

香港樓宇地標的變遷和發展

香港成為世界之都，不但表現在經濟發展和金融方面，其實另一個令人感嘆的則是樓宇建築的發展和多種多樣新穎坐標不斷出現和變化，樓宇的高度（層數）節節攀升，像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欲與天公試比高之勢。讓這個彈丸之地世界驚奇，世人注目。

近年港人興起懷舊之風。若說值得懷舊者，不能不說——說香港近五十年來的樓宇建築變化和變遷，以及每個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地標建築。筆者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就入行當三行建築學徒，因而對此甚有印象。

說到香港樓宇建築的設計和高度，差不多每十年就有一番劇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前，港島或九龍半島的樓宇高度普遍只有三層或四層。建築材料大多都是木樓梯及木窗框。樓面面積多比現在的樓宇大一倍兩倍，設計也較為單調，有些建有露台，有些則有騎樓（地下）。事隔五十年，此類樓宇已經碩果僅存，若想看一看看的廬山真面目，在港島的中西區和灣仔區尋一尋，大抵不會令人失望。例如筆者在六十年代初住過的灣仔巴士路街就有一幢，一梯兩伙，貼近灣仔道，樓梯全是木造的，上落樓梯就會產生咯咯之聲。筆者每每經過那裡都會駐足良久，緬懷一番。此幢屬戰前建造三層高樓宇，僥倖得到當局青睞得予保留，且作整體重新修飾，作為重點保護。此幢舊式木樓特色，臨街有個約三尺多寬的大露台。當年筆者租住二樓中間房，頭房就是包租婆一家。而露台則作飼養大籠白鵝之用，另一半則是其他住客用作晾衫。

在六十年代，市區的樓宇建築則有新的變化，多是六層至八層高的石屎樓。鐵窗代替木窗。外牆裝飾用料則是意大利洗水，俗稱「石米」，遠看好似石塊。當年新建樓宇外牆非常時興這種材料。目前在市區的一些環頭環尾都能看到此類六層高樓宇建築，而且外牆都劃一採用意大利洗水，這是六十年代樓宇建築的一大特色。所謂意大利洗水（批盪）屬三種材料混合而成，一是沉灰，二是水泥，三是石米。至今雖然少用少見，但一些政府公園也有採用這種意大利洗水做法，如石硯圍牆及花槽。

至七十年代，樓宇的建築又翻了一番。其高度多在十層至二十層。例如西環尼路大廈及北街的五福大廈，外牆用料也開始多樣化。時興紙皮石，而紙皮石也分多種款式和設計及色澤。樓宇內部除了喜用紙皮石之外，還有水磨石地台磚。紙皮石是外國進口，而水磨磚則是國產貨，非常實用美觀，且有防潮防濕之效。現在一些新界樓宇丁屋還喜用這種水磨石。

到八十年代，樓宇的建築高度又翻了一番，普遍都在二十多三十層，連政府眾多的公共屋邨都不甘落後，甚至高達三十多層，如筆者居住的利東邨就達三十六層，比之六十年代後期入伙之華富邨高近一倍。無論是私樓或公屋的外形設計都層出不窮，變化多端。

九十年代，樓宇的建築也比八十年代更高了，三十多層以上已是常見之事。而最大特色就是採用鋁窗代替鐵窗。私樓不在話下，然政府的公屋也都採用鋁窗。價錢當然昂貴，但實用有說不及鐵窗。鋁窗的優點據說不生銹，但易鬆脫，不及鐵窗實淨。

然近年的樓宇建築也正不斷向高空發展。寫字樓自不待言，而住宅樓宇和新型屋苑的建築高度普遍都在五六七十層以上，分別只是寫字樓的外牆十之八九都採用玻璃幕牆為主。住宅或豪宅普遍都用瓷磚和意大利雲石作為外牆裝飾。然內部的用料建材則千變萬化，非常「科學」，以外國進口高科技先進材料裝潢，美輪美奐。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今，數十年的日

子，樓宇的建築，每個年代都有不同的變化，而且是一倍一倍而上，大抵因是人口增加的關係吧。然樓宇的設計和質素所反映的就不僅僅是人口增加問題，而是香港各種經濟發展的象徵，一種與眾不同的創新思維，實現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

回頭看看香港的建築地標，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港島的建築地標應是中環碼頭對面的恆生銀行大廈吧，即最早的「股票交易所」，高達二十層，現今還在，只是外牆改變到面目全非。過去全綠色的玻璃幕牆，一上碼頭就映入眼簾，當年更是絕無僅有的一幢玻璃幕牆的最高建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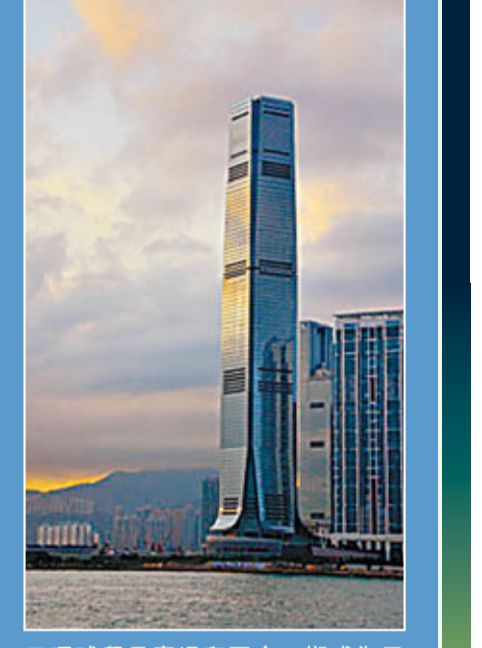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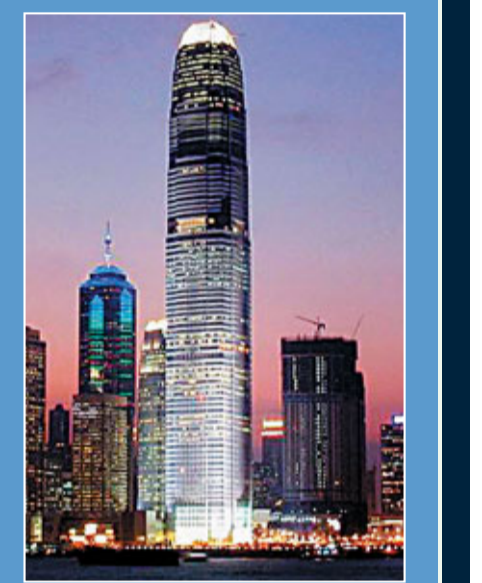
到六十年代後期，代替舊恆生銀行大廈地標的又是在中環，分別在恆生銀行大廈的左右街口，一幢是國際大廈，一幢是聯邦大廈，高達三十二層，用工字鐵建築。現在改名為中保大廈和永安集團大廈。

七十年代，香港建築地標則是天星碼頭對面之康樂大廈，即現在之怡和大廈。樓高五十二層，外形設計非常獨特，全部圓形窗戶，白色紙皮石外牆。當年許多掛曆（月曆）都以這幢大廈為封面，內地同胞爭着搶購哩。

及後的中環大廈和灣仔合和中心，中環廣場分別成為香港建築地標。今日的建築地標，應是港島金二期及對面海之環球貿易廣場，高達一百一十八層，傲視全港。

日後還有沒有另一個建築地標代替？不妨拭目以待。

中國銀行大廈。網上圖片



環球貿易廣場和金二期成為了香港的新地標。網上圖片

「干王」與香港

伍淑賢

與太平天國上關係的「港人」除了欲訪洪秀全不果的第三任港督文咸爵士，還有洪秀全族弟、後封為「干王」的洪仁玕。

洪仁玕嚴格來說並不算香港人，只是寄居幾年的過客而已，但他對中西交流卻起了微妙的作用。從這方面看，他可算個典型的港人。洪仁玕在廣東西投奔洪秀全，但去路為清兵所阻，至一八五三年太平軍攻克定都南京，洪仁玕便取道上海，想往南京與天王洪秀全會合，但還是過不了清兵一關，只好轉往在四五年來到香港。

之後的四年，洪仁玕在港研習聖經，受洗成為基督徒，並在巴色教會協助傳教，幫忙傳教。洪的人緣很好，中外朋友都喜歡他，他在港也廣交各路人物，包括熱心把西學傳入中國的傳教士、和致力翻譯中國經典的學者。這些人之中，又以兩人對洪仁玕最為重要，一是瑞典籍傳教士Theodore Hamberg，他精通客家話，根據洪仁玕口述太平天國史起和早期的奮鬥史，寫成英文記錄，並在香港出版，成為時人和後來者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重要文獻。

另一個對洪仁玕很重要的人，是英國傳教士兼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深信要成功向中國人傳教，必須先了解中國幾千年來的思想，因此他親自英譯了九部國學經典，包括《詩經》、《禮記》、《易經》、《春秋》、《論語》、《中庸》等，並於一八六一年獲怡和家族（John Jardine and Robert Jardine）出版。

理雅各十分喜愛和敬重洪仁玕，不但傳授宗教和他知識，還成為好朋友，而且力勸洪留港，切勿加入洪秀全一伙。可惜洪後來還是按捺不住，趁理雅各回英期間，帶著滿腦子「現代化」思想和《資政新編》建議，在一八五八年北上南京投效天王。一八六四年，洪秀全逝世，天國隨即崩解，洪帶著少主逃亡，不久被捕，同年在南昌處死。他締造一個開明天國的夢，也隨之幻滅。

寂寞的博物館

蘇凱嘉

離開日本大阪市不到一小時車程的圓環範圍，分別有兩個安藤設計的博物館建築——狹山池博物館及飛鳥博物館，兩個都是大阪府立建設。對於土生土長、建基立業於斯的安藤忠雄，雖然成名前屢遭白眼，對大阪府有著理所當然的鄉土情，這裡就擁有十多個他的建築作品。

當坐火車經過狹山市時，一定會見到一個長看醜陋的長方形匣子巨型建築物，這個就是大阪府立狹山池博物館。許多人對博物館有一個誤解，以為是先有博物館，然後才會收藏品，但其實許多時候，是先有收藏品，才需要建立一個博物館去保護。這是雞和雞蛋的關係。

大阪府立狹山池博物館（二〇〇一年作品），設計成一個長方形匣子，因為裡面珍藏了一件巨大無比的展示品，底層六十二米，高度十五米，具有一千四百多年歷史的堤壩斷層，不是唯一，但也是世界上極少有的土木博物館。不需要支付任何入場費用，沒有限制拍攝範圍，但幾乎一個觀光客也沒有。這是一個寂寞的博物館，可是，為了看安藤忠雄的設計，值得一遊。

大阪飛鳥博物館（一九九四年作品）位於日本大阪一處古墳區多多的山林之中。為了盡量減少對已有環境構成的干擾，博物館大部分形體隱埋於地，俾參觀者能夠真切地感受到日本遠古飛鳥時代的風俗和祭祀觀念。安藤採用抽象簡潔的大台階與景觀塔，為參觀者提供觀賞周圍環境全景的場所。兩者作為室外空間制高點形成對比，具有強烈的紀念性效果。博物館室內則設計成具有典型古王陵風格（鎖孔形）展示空間，暗示出遺址的存在。

陝西的變化

陝西省政協副主席馬中平主持了向港區政協委員陝西考察團匯報會。或許是陝西是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地方，這裡的領導官員都是出口成章，引經據典、滿口詩詞的文化人。當日匯報會由省常務副省長袁勤儉作基本省情、「十二五」發展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十二五」發展思路和關於幾項重點工作推進情況的匯報。政協委員考察團曾參觀過「高新科技區」和「港務區」。別以為陝西只是歷史文化名城，其實在中央西部大開發政策扶持下，近十年來，陝西在社會經濟方面都有飛躍發展。據介紹，其實航天航空核心技术正在陝西。該省很注重民生，在「十二五」規劃有關保障民生住房做得很好，而在今年上半年已造好四十七萬套了。陝西全省有百所大學，千多間研究所，科研人員逾百萬人，科技優勢明顯，還有人員逾百萬人，科技優勢明顯，技術支持、政策好，有人才，經濟綜合實力大升，基礎設施建設亦取得重大突破。凡此種種，增強了該省上下一心，對打造成高端能源化工之地、打造成國際化大城市信心大增。事實上，在西安看到該市城市規劃甚有決大度的氣魄哩。展望未來，把西安和咸陽一體化的《西咸新區總體規劃》已公布了。現代化新區發展更進一步要把這個新區打造成「現代田園城市」，我們正拭目以待。其實，西安的綠化工作做得不錯，全城有百分之四十的綠化，令人羨慕，該市人民生活在高質素城市中。

難怪全國政協副主席鄭萬通對陝西近年發展作出高度評價。他說：「陝西獨特的魅力，我們要好好品嚐。」鄭萬通對茅台酒有很高的品嚐能力，他的酒量被稱為「衝出亞洲，走進世界」我笑稱萬通副主席對陝西魅力的品嚐是否如同對茅台酒對陝西濃濃的歷史文化底蘊，高新科技的功力以及創新產業的新鮮香醇。

自訂車牌

香港有了可自選車牌後，街頭多了一些「無厘頭」的汽車牌子。有的可能是車主的人名或是什麼的，但也有些沒有人看懂的意思。這也無傷大雅。政府的庫房既然能為拍賣車牌多了一筆收入，市民也多了些幫助。大概苦的是交通警察，要記住這些八個英文字母的牌子，抄牌也增加點麻煩罷了。

內地更妙，據最近報章報道，在安徽蕭縣，當地城建局、城管局等部門，居然可以在他們的公用車上，掛上自製的車牌，如「城建一號」、「城管二號」，看得途人目瞪口呆。難道這個縣城竟可以自顯神通，不經交通當局而自訂車牌。

於是有人寫了一首打油詩，詩曰：「無牌勝有牌，蕭縣一怪，橫行隨路，路人常驚駭。車為執法來，人在國法外。你說力不逮，他說很無奈。監管獨徘徊，歪風已成害。」

由此一端，已可見有的「山高皇帝遠」

《夢華錄》、《繁勝錄》與《地圖集》

在書店喜見董啟章的新書《夢華錄》、《繁勝錄》與《地圖集》，台北聯經出版，三書原是一九九七年出版，分別由香港三人出版的《The Catalogue》、香港藝術中心出版的《V城繁勝錄》和台北聯經文學出版的《地圖集》；現在三書重新新裝設計再版，並列而成一明顯系列。

三書並列再版實有其意義，在書店把三書捧在手上，一幕一幕一九九七年前後的香港往事、時代的流變、人事的離合，一如電影鏡頭接連放映，觸動之情無法言表。我還記得，九九年在洪業書店買到《The Catalogue》和《Hard Copies》（韓麗珠、劉芷韻、葉愛蓮合著）二書的情景，《V城繁勝錄》則像在三書出版後幾個月時集和小說，藝術中心課程部曾分別由也斯開設過文化評論課，董啟章開設過小說創作課，王良和、杜家祁和我分別開設過詩坊；由《The Catalogue》至《繁勝錄》，一方面是九七故事（書寫或論述）的再現，另一方面也在某程度上見證着香港文化空間的斷裂。

這也許是另一種話題，當然就《夢華錄》、《繁勝錄》與《地圖集》三書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三書的再版，讓散落的九七故事重新排列，當中的文學意義，自有待專文另議，特別是在香港文學作品對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交替事件，即香港回歸祖國，那年頭各種現象的反映、描述和想像，學術界原因為系統、整理和論述，部分原因由於作品分散難尋，而更關鍵的原因，恐怕還是本土文化空間斷裂的問題。

生活語錄

吳康民

最近有一位小村官，因為為民請命，為某些權貴收購村內地產爭取合理補償，據說被人以假車禍勒索，轟動一時。網上議論紛紛，但當局自辯是無可置疑的實實在在車禍。姑勿論此案是真是假，但小「土皇帝」恐怕不是個別的。他們魚肉村民，為非作歹，才會產生成千上萬的「內訪」個案。

最近「公正」成為熱門話題，連《人民日報》也要專門為此發表大塊文章。其實只要施政透明、司法公正，理應沒有這麼多的冤案、錯案，也就沒有那麼多人千里迢迢到京上訪。就以這宗蕭縣城建局、城管局自製車牌一事，有人投訴到該縣交巡警部門，據答稱「無能為力，甚至縣政府有關負責人也表示「頗為無奈」。這樣問題就嚴重了，政出多門，各部門可自把自為，各級政府如何施政？

百家廊 文滿林